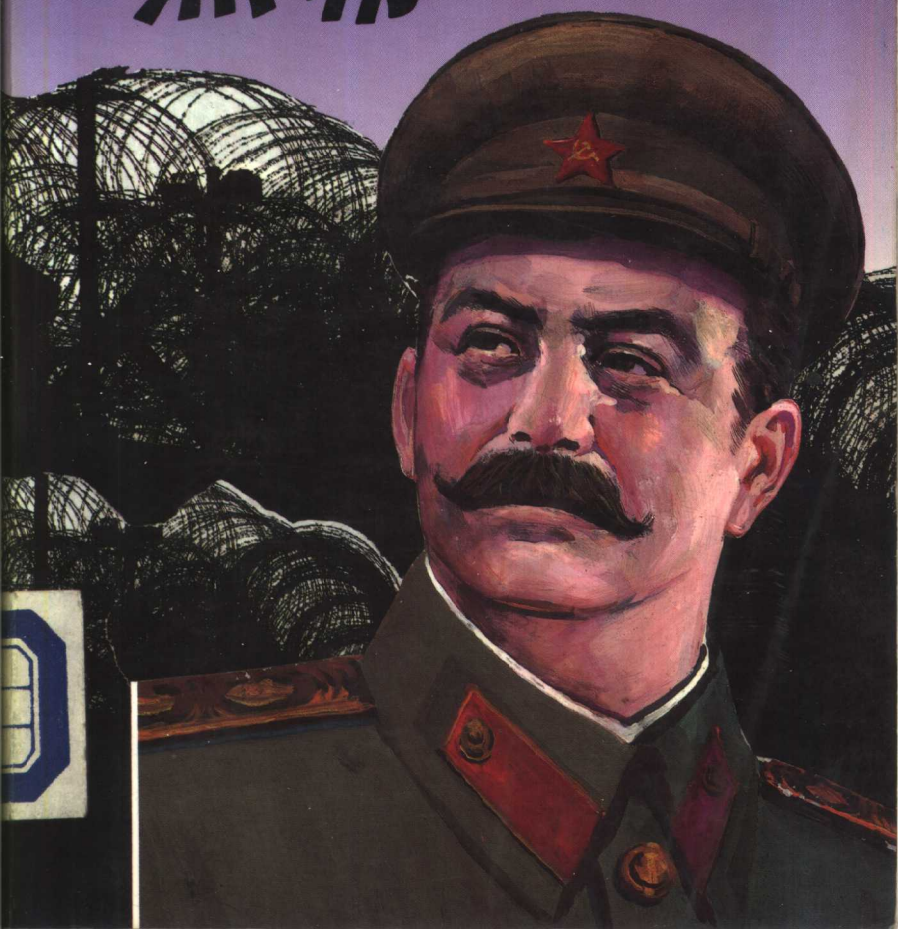


熊 雄著

斯大林大清洗 黑幕



第一章

發生在克里姆林宮的謀殺

1934年12月1日晚。西伯利亞寒風在列寧格勒的大街小巷呼嘯着，怪叫着，喧囂鬧市似乎一下子變成了一片荒漠。

夜幕下，列寧格勒首府斯莫爾尼宮大門前白皚皚的雪地里出現一個穿黑大衣的瘦高個。誰也沒注意到他是從哪裏鑽出來的。他像幽靈一樣出現，一步一步朝斯莫爾尼宮大門走去，只用了半分鐘，就順利地通過了戒備森嚴的門崗。此時，鐘樓的鐘聲正好敲響20點。

半小時後，一聲槍響撕裂了斯莫爾尼宮的寧靜的夜空，兩分鐘後值班的契卡人員循聲趕至現場，他們看到，在列寧格勒州委會議廳門口的走廊裏，一個敦敦實實的軀體躺在血泊裏，他的兩腳僵直地頂着大門：距這個僵直的軀體一米左右的地方，有一支烏黑的左輪手槍，近手槍處，還躺着另一個軀體，身着黑大衣，瘦高個。這個軀體的一半露在明處，另一半則在走廊大柱子的背光處，一隻蒼白的手張開着，離手槍很近很近，軀體旁邊放着一隻敞着口的手提包。

這時，兩個軀體旁邊，圍着所有在會議廳裏開會的州委巨頭們。又過了兩分鐘，列寧格勒內務局局長麥德維基、副局長扎波羅熱茨，才急匆匆地趕到現場。他倆酒氣濃烈，衣冠不整，一副醉醺醺的樣子。顯然，作為負責列寧格勒安全

保衛工作的內務局長，他們瀆職了。麥德維基這一天傍晚正好得到一位朋友送來的兩瓶外國名酒，偏偏這事被扎波羅熱茨撞見了，扎波羅熱茨立即表示，如果讓他一人獨享，即使因此而與漂亮的妻子離婚也在所不惜。麥德維基豈能放棄這比美女更重要的享受？槍響時，兩人躺在同一張床上正在做着甜甜的美夢。按規定，斯莫爾尼宮在召開重要會議時，內務局長是不能這樣放肆地享用美酒的。這是第一次，偏偏遇上了這樣一場重大的兇殺案！不用說，細細品味一番，這其中自然會生出團團疑霧的。

那個敦敦實實的軀體是這場兇殺案的受害者——赫赫有名的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州委書記基洛夫。

另一個軀體，在場的都說不認識，直至幾分鐘後兩位門衛到來，才確認正是半小時前進大門的那位瘦高個青年。他並沒有死。經趕赴現場的醫生鑒定，他是因過度緊張而昏厥的。過了一會兒，他果然甦醒過來了。這時，趕來現場的契卡人員已經很多了。人羣中終於有個契卡認出了他。據說，這位青年曾兩次因有謀殺基洛夫的嫌疑被捕，兩次都在他的手提包裏發現一支子彈上了膛的左輪手槍和一本日記。這位契卡的話很快就被在場的另外兩個契卡所證實。麥德維基小心翼翼地打開手提包，果然，裏面放着一本日記。

在這期間，圍觀的人羣中出現一名特殊人物：他像個旁觀者，雙手抱胸，頭縮在翻起的大衣領裏，帶着大口罩，自始至終觀看着。如果說，有什麼與一般旁觀者不同的話，那就是，他的目光從不看躺在地上的人一眼，而只在保衛人員的一張張臉上舔來舔去。

麥德維基的醉意早就醒了。他感到最為奇怪的是，多年

來一刻也沒離開過基洛夫的衛隊長、基洛夫的忠實朋友鮑利索夫自從案發到此刻，居然還沒露面。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據在場的長官說，案發前的兩分鐘，他剛剛從會議廳出去。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翻閱過刺客的日記後，麥德維基覺得，事情其實並不太複雜。因為日記裏很清楚地記載着刺客自己的冤屈和對黨的極端仇恨心理。不久前，他無辜被清除出黨。他曾為伸張正義而四處呼冤叫屈，結果，黨的各級官僚們對他冷酷無情，他連工作都找不到，他的一家人——母親、妻子和兩個孩子，整天在飢寒交迫中煎熬着。他對黨感到絕望。為了抗議黨給予他的這種不平待遇，他決心殺死黨的監委主席。

經專家鑒定，這本日記中的字迹，確係兇手尼古拉耶夫親筆所寫，因此，作案動機、目的，幾乎沒有什麼疑問了。如果不想小題大作的話，這起兇殺案幾乎要被當作精神不健全的青年胡作非為的結果而了結。

但事實似乎還不是那麼簡單。西伯利亞狂風捲入斯莫爾尼宮的不僅僅是刺骨的寒冷，還有一陣濃似一陣的漫天迷霧。

麥德維基雖然對好友基洛夫的死悲痛萬分，但對於案情如此簡單明瞭還是感到輕鬆的。他希望不要節外生枝。當他第二次撥電話給內政部總頭目雅果達，向他匯報初步調查情況時，已經沒有第一次那麼緊張了。儘管雅果達一再強調，這是一起有計劃、有組織的重大的政治謀殺案，要他準備好材料，在斯大林及中央要員到達列寧格勒時，親自向斯大林

匯報，他還是覺得，事情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剛剛放下電話，雅果達的話即被證實了：有一名契卡的妻子打電話來說，她丈夫在家門口被人殺害了。十分鐘之後，又有人報告，另一名契卡被害。緊接着，第三個被害者出現了！這三個被害者被害手段相似得令人吃驚：被重鐵器打中後腦勺當場斃命！而他們正是在槍殺現場認出了尼古拉耶夫以前不端行為的那三個！

事情果然不太簡單，麥德維基不得不佩服老上司精確的判斷力，當然，作為下級，麥德維基此時還不可能進一步探究上司的判斷力為何這樣精確。

是夜3點，巡夜的契卡在公園的石凳上發現一顆後腦勺凹進一條溝的人頭，人頭已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雪。經辨認，被害者是一名以工人身份作掩護的契卡，他的名字叫彼得。他會不會也是尼古拉耶夫的犧牲品呢？當麥德維基的一名心腹指出彼得曾與尼古拉耶夫有過一段很不尋常的交往時，這種猜測被認為是合乎邏輯的。彼得發現尼古拉耶夫要去殺害基洛夫，便設下計謀想把他逮住。尼古拉耶夫察覺了，就把他引到空無一人的公園裏，殺了他。但當法醫把時間順序理清之後，這種似乎合乎邏輯的猜測就很快被推翻了。彼得被殺時間，經各種鑑定證明，在21點左右，也就是說，基洛夫被槍殺後半小時，彼得正好被砍下頭。但法醫的鑑定並沒有受到重視，人們還是認為彼得是尼古拉耶夫殺死的，因為這涉及殺人動機問題，如果尼古拉耶夫有理由在基洛夫身上報復，那麼，至少也有同樣多的理由可以在彼得身上報復。麥

德維基不得不專爲此事審問尼古拉耶夫，彼得是不是他殺死的？尼古拉耶夫則以一種調侃的語氣反問：

「是啊，如果他樂意的話，爲什麼不把他殺死呢？你是否也樂意讓我這樣幹？」

但是，當指紋鑒定等各種報告接連出來後，人們對他的懷疑消除了。因爲掌握的各種材料都明確地表明這一點：作案者是受過專門訓練、手段極其高明的職業殺手，而這一點與三名契卡的被殺又極爲相似，雖然不能肯定出自於同一雙手。而且，對尼古拉耶夫稍有了解的人，就決不會懷疑：要是他果真殺死彼得的話，他就會坦率地承認。

這一點被證實後，人們的震驚程度一點也不亞於基洛夫被殺。所有稍稍了解一點情況的人都突然覺得有一條毛毛蟲在自己的脊樑溝裏爬動着。恐懼與疑惑糾纏着人們的靈魂。

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發生了一連串的兇殺案，而這些兇殺案與基洛夫的被殺又都有密切聯繫，不用說，這其中，一定有一隻魔掌在操縱着。究竟是誰呢？難道，是列寧格勒州的原反對派組織？這一想法在麥德維基腦中一閃現，即被推翻了。關於這一點，麥德維基非常清楚，反對派是不可能對基洛夫下手的。因爲當全國都在大肆逮捕反對派成員時，列寧格勒契卡人員曾把了解到的本州反對派成員名單送交基洛夫，並要求他立即批准逮捕所有反對派成員。基洛夫拒絕了。他認爲，原反對派成員不應鎮壓而應從思想上爭取。爲此事基洛夫得罪了斯大林，而這些，反對派成員們是知道的。

麥德維基無法理清洶湧而至的各種思緒。他簡直要發瘋

了。他把幾個兇殺案擺在一起，竭力要找出其中的必然聯繫，但幾次都沒有成功。他告訴副手扎波羅熱茨：兇手就在列寧格勒內務局。但說完就後悔了。因為這僅僅是他的一種感覺，而這種感覺却又是在他思緒極為混亂的情況下產生的。

扎波羅熱茨在案發後一直沒離麥德維基左右。他一直提醒着麥德維基各項該做的事，因為麥德維基雖然酒醒了，但思維的運轉還不太正常，而一些該局長幹的事，他是不便取代的。他告訴麥德維基早已派人監視內務局，同時，提醒麥德維基，不要誤了迎接斯大林專列的到來。這一任務是雅果達特意命令的，如果不是爲了此事，麥德維基倒是很想好好審問一下尼古拉耶夫。

對尼古拉耶夫的審訊由於接連發生的幾起兇殺案而推遲了，直至麥德維基帶人到火車站迎接斯大林時尚未進行。麥德維基走後，斯莫爾尼宮恢復了它原有的平靜。扎波羅熱茨立即打電話到牢房，命令衛兵帶尼古拉耶夫到辦公室。他想趕在斯大林與雅果達到來之前逼出尼古拉耶夫的口供。做爲雅果達的心腹，他曉得在這種關鍵時刻獲得刺客的口供意味着什麼。他在內務部工作多年，早就掌握了對付囚犯的各種有效辦法：任何一名囚犯，哪怕再清白無辜，由於被捕而產生的驚恐以及爲外面親人安危的擔心，都會使他們在審訊人員前變得服服貼貼，甘願承認對自己的一切指控。尼古拉耶夫殺害了一名政治局委員，對於死，他早就置之度外了，但對妻子兒女的眷戀，將迫使他承認一切，這一點扎波羅熱茨

非常自信，他太了解尼古拉耶夫了。

二十分鐘後，尼古拉耶夫被押進辦公室。扎波羅熱茨早已脫掉中國綢便衣，換上筆挺的內務部軍官制服端坐着等候囚犯的到來。他讓尼古拉耶夫坐在門口的沙發上，示意其他人出去後，他親自把一杯水端到尼古拉耶夫面前的長茶几上。尼古拉耶夫像木頭疙瘩一樣坐着，發現一杯水在眼前晃動時，才冷冷瞟一眼端水的人。當他的目光掃過眼前的這張臉時，他身子一顫，宛如觸電一樣。他睜大眼睛瞪着眼前這個人，猛然從沙發上站起來，一手把那杯水打掉，躍過長茶几撲向扎波羅熱茨。

「你這條惡狗，你居然設下圈套騙我！你這條惡狗！」

尼古拉耶夫邊追着倉惶逃到辦公桌後面的扎波羅熱茨邊破口大罵，隨手操起一把椅子砸過去。

扎波羅熱茨萬萬沒想到尼古拉耶夫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他束手無策，抱着頭躲避着尼古拉耶夫氣勢兇猛的追擊。他無法阻止像發瘋的獅子般的尼古拉耶夫，只好圍着辦公桌轉圈圈。

門口的衛兵聽到器物的碰撞聲立刻破門而入，費了好大勁才把尼古拉耶夫捆起來。尼古拉耶夫還雙腳亂踢，罵不絕口。要不是扎波羅熱茨一直嚷着「別開槍，別傷害他」，尼古拉耶夫一定會被當場打死，他完全失去被捕後所表現的溫和與平靜，突然像一隻發瘋的公牛一樣地對眼前的所有人發泄狂風暴雨般的憤怒。

不管扎波羅熱茨還是另外兩名押送囚犯的契卡，對這次審問中發生的事都感到意外。尼古拉耶夫被押出去後，扎波羅熱茨也突然發瘋了：他對着辦公室裏的東西亂踢亂砸，把哄鬧聲製造得比剛才尼古拉耶夫所幹的還厲害。不過，才持續一分鐘，當拿起煙灰缸對準電話機要砸下去時，他恢復了平靜，並且立即掛通電話：

「卡秋莎，我的胃有點兒疼。兩貼藥我剛剛放進新櫃裏，拿出來一起熬，要注意火候！」

如果把這段話理解為夫妻間的對話，那我們將無法看清雲霧中的猙獰面目。事實上，這段話包含的意思是：「我遇到了小麻煩，立即把剛剛帶犯人進牢房的那兩個人幹掉，要幹得漂亮些！」

現在，是到了認清這位隱匿在濃霧中的人的真面目的時候了。

尼古拉耶夫本是一名黨員。兇殺案發生前有人控告他思想激進，經常指責基層黨組織，喪失了黨員最起碼的政治覺悟，他因此被開除出黨並失業。憤怒和絕望使他萌生了殺死監委主席以對黨的官僚主義表示抗議的念頭。他把無處訴說的憤懣在自己的日記中盡情地發泄出來。在他被開除出黨後，許多朋友都遠遠地離開了他，這更使他傷透了心。這時，他遇到了一個好心的青年，並且很快就與他成了好朋友。這位朋友叫彼得。他經常帶尼古拉耶夫四處遊玩，勸慰他，以改善他日漸惡化的心緒。尼古拉耶夫非常感激，就在他面前訴說自己的苦惱，並且把日記拿給他看。

他哪裏想到，彼得是一名隱藏很深的契卡人員！

彼得發現尼古拉耶夫的思想動態時，立即向扎波羅熱茨

滙報，並且把偷拍來的尼古拉耶夫的日記交給扎波羅熱茨。湊巧扎波羅熱茨接到一個密令正愁眉苦臉、憂心忡忡，尼古拉耶夫的行動立即引起他的關注。他詳細詢問了尼古拉耶夫的情況，要彼得從各方面關心尼古拉耶夫，在適當的時候以朋友的身份把自己介紹給尼古拉耶夫。他想親自看看尼古拉耶夫以便作出執行密令的決定。

見面安排在一個傍晚。彼得與尼古拉耶夫像往常一樣邊散步邊熱烈地交談着。一輛貨車從後面開過來，正從他們身邊擦過去時彼得大叫起來：「尤里，尤里，你停下！」

汽車停下了，駕駛室走下一個高個中年人，彼得非常高興地把「尤里」介紹給尼古拉耶夫：「這是我的肝膽朋友，汽車司機。」

「尤里」把車開到郊外，三個人就在暮色中海闊天空地聊了兩個多小時。

那位「尤里」便是扎波羅熱茨。見面後他證實了自己的推測，當夜急忙趕到莫斯科滙報這一情況。

第三天，他把一筆數目很大的錢交給彼得，命令他想盡各種辦法取得尼古拉耶夫的絕對信任，把他引向「正軌」。

尼古拉耶夫得到彼得的鼓勵後，更堅定了殺死監委主席的決心。他經常與彼得商談刺殺監委主席的計劃。他幻想着自己將成為像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而被處以絞刑的熱里亞波夫那樣的英雄，每當這時，彼得便對他的行為大加讚賞。

「殺死一個監委主席恐怕不會引起人們太大的注意，」有一次喝酒時彼得忽然對尼古拉耶夫說，「熱里亞波夫原來也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他之所以一舉成名，留芳百世，正是因為他殺了一個赫赫有名的政治首腦。」

尼古拉耶夫一聽這話，如夢初醒。「對啊，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

「你既然想成為新熱里亞波夫，就只能殺一個職位高、政治上有影響的人，如基洛夫……」

「對，太對了！」

於是兩人就謀殺基洛夫一事認真地籌劃起來。彼得告訴尼古拉耶夫，他將為朋友兩肋插刀。尼古拉耶夫說他要立即偷槍，彼得則自告奮勇給弄基洛夫散步的路線圖。

過幾天，彼得把一張基洛夫在列寧格勒散步的路線圖交給尼古拉耶夫，並且詳細跟他談了基洛夫散步的規律和散步時他的保衛人員的分佈情況。拿到路線圖後尼古拉耶夫却忽然沉下臉，憂鬱起來：他沒有搞到槍，碰了幾次釘子之後，對於搞槍幾乎喪失了信心。彼得立刻寬慰他，並且答應替他想想辦法。幾天後，他把一支嶄新的左輪手槍交給尼古拉耶夫。

第二天傍晚，尼古拉耶夫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彼得到郊外去試槍。才過三天，他就根據路線圖，到一個公園裏等待基洛夫的到來。他提着一個公文包，把手槍放在公文包外面的袋子裏。基洛夫走來時，他想擠過人羣靠近基洛夫，但基洛夫旁邊的人幾乎結成一堵牆，他幾次努力都沒成功。他的行動引起便衣的注意。當他再次想靠近基洛夫時，便衣逮住他，從他的公文包裏搜出了那支上了膛的手槍和那張線路圖。

尼古拉耶夫被押送到衛隊長鮑利索夫的辦公室。還沒來得及審問，鮑利索夫就接到扎波羅熱茨的電話：立刻釋放尼古拉耶夫。鮑利索夫大惑不解。扎波羅熱茨只簡略地說了一

句：「這是總部的命令，執行吧！」

尼古拉耶夫獲釋後十分沮喪，彼得來找他時竟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彼得則千方百計地安慰他、鼓勵他。

幾天之後，彼得把一張進斯莫爾尼宮的通行證和斯莫爾尼宮地圖放在尼古拉耶夫面前。愁眉苦臉的尼古拉耶夫有了新的希望，又振作起來，他當天晚上就提着公文包信心十足地出發了。他很順利地進了大門。在斯莫爾尼宮的主要走廊入口處，衛兵很詳細地檢驗了他的通行證後爲他放行。但他剛剛收起通行證才走幾步，躲在暗處的另一個衛兵跳出來攔住了他，要他出示公文包裏的東西。他稍微猶豫一下，衛兵就劈手奪下公文包，從裏面搜出了一支手槍和一本日記。他又被拘留了。

一個小時之後，奇迹又發生了：拘押他的人把手槍和日記本送還給他，客客氣氣地請他立即離開斯莫爾尼宮。

尼古拉耶夫被兩次失敗搞得灰心喪氣，他跑去找彼得，把一切經過都告訴他。

「不管哪個英雄都要經過挫折的，」彼得似乎早就料到這種結果，笑着安慰他，「放心吧，英雄，下次你會成功的！」

尼古拉耶夫却完全喪失信心了。兩次行動使他看到，基洛夫的防衛極其嚴密，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他無可奈何地把這種想法告訴彼得，彼得則拍拍他的肩膀：「我相信，下次見面時你又躍躍欲試了。」

果然，才過一星期尼古拉耶夫就按捺不住了。他又找到彼得，兩人精心地策劃起來。彼得要尼古拉耶夫沉住氣，等待他爲他安排的最佳時機。在尼古拉耶夫的懇切要求下，彼

得答應行動時暗中幫尼古拉耶夫的忙。

12月1日下午，彼得告訴尼古拉耶夫，晚上基洛夫主持召開州委會，地點就在州委會議廳。他詳細地向尼古拉耶夫談了行動時應注意的各個方面，最後對他說：「放心吧，這次一定會成功的！」

在對尼古拉耶夫行為追蹤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扎波羅熱茨確實是個極其危險的人物。但是，扎波羅熱茨的真面目並未完全暴露。在尼古拉耶夫行刺後尚未清醒過來之前，扎波羅熱茨即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他坐在沙發上，一連抽了兩支煙。這時，一個人悄悄走進來，頭縮在翻起的大衣領裏，帶着大口罩——他便是兇殺現場中的那位特殊人物，也是頭顱被放在雪中石凳上受凍的那位彼得先生。一見到他，扎波羅熱茨立即從沙發上蹦起來急急地迎上去。兩人對視着，默默無言，只有四隻眼睛在轉動着。彼得把一張紙條交給扎波羅熱茨，並且對着紙條向他唧唧噥噥。扎波羅熱茨急忙接過看一眼，滿意地點點頭，低聲說道：「公園有人找。」彼得即縮着頭向門外走去。扎波羅熱茨則重新點起一支外國煙，悠悠然回到沙發上。

剛坐下，側門裏便走出一高一矮兩個人。他們徑至扎波羅熱茨面前。扎波羅熱茨白了他們一眼，把彼得交給他的紙條交給他倆。紙條上寫着在兇殺現場證實尼古拉耶夫身份的三名契卡的名字。「立即動手！」扎波羅熱茨指指紙條，頓了頓後又說，「公園裏的人先幹！」

兩個人會意地點點頭就匆匆離開了，扎波羅熱茨也急忙

離開辦公室。這時是20點47分。

這裏，我們再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情況：

兇殺案發生的這天晚上，列寧格勒州州委會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照例由基洛夫主持。衛隊長鮑利索夫跟往常一樣自由自在地在會議廳進進出出。他是基洛夫的衛隊長，同時也是基洛夫的侍從、保姆。這一天，基洛夫為籌備會議忙得晚飯都顧不上吃，鮑利索夫不得不自己動手加工基洛夫喜歡吃的火腿麵包。會議開始後，他給基洛夫端去一杯牛奶，他還看到走廊裏的幾個契卡。但是，當他做好火腿麵包並把它們連同一杯茶放進一個盤子裏，剛剛要端進會議廳時，電話鈴響了：莫斯科來電話，要基洛夫親自去接。還沒放下聽筒，另一個電話又響了：要他立刻到辦公室，總部來人要見他。他把盤子端進會議廳，告訴基洛夫莫斯科來電話的事。出來時，走廊裏居然一個人影也沒有了。他匆匆忙忙向辦公室走去，便暫時失蹤了。

鮑利索夫離開會議廳時，尼古拉耶夫正躲在大柱子後面，兩分鐘後槍聲就響了。

這一切表面上都是扎波羅熱茨一手操縱的，但誰也不敢確定，真正的兇手就是扎波羅熱茨。因為既然尼古拉耶夫可以被彼得所用，彼得可以被扎波羅熱茨所用，那麼，有什麼理由能夠否認，扎波羅熱茨也是被別人利用呢？

的確，扎波羅熱茨並不是真正的兇手。但是，還是讓我

們暫時丟開那可怖的兇殺案吧！此時，斯大林已經親率一批中央要員到達列寧格勒，比起那些血淋淋的東西來，這當然重要得多。

斯大林得到基洛夫被殺的消息後，立即命令雅果達給麥德維基和扎波羅熱茨打電話：他將親臨列寧格勒處理這起重大的案件。幾個小時之後，他就率領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葉若夫、雅果達、日丹諾夫、柯薩列夫、亞格安諾夫、扎科夫斯基等中央和內務部要員駕臨列寧格勒，在車站上，斯大林見到列寧格勒內務局局長麥德維基時，連手套都沒脫就狠狠刮了麥德維基一記耳光。

斯大林到達列寧格勒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斯大林顯然是極為重視這一案件的。他一到列寧格勒立即把偵破此案的一切領導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為辦理案件的方便，也為了斯大林的安全，斯莫爾尼宮清理出整整一層樓為斯大林所用，而在秘密警察大廈裏也騰出十幾個房間。

第一個受審的是麥德維基。在一個大辦公室裏，斯大林單獨與麥德維基談了十五分鐘，之後，叫雅果達把麥德維基帶走。談些什麼，沒人知道。人們只看到，麥德維基進辦公室時戰戰兢兢，緊張得上下牙齒一直在打顫，出來後反而平靜了，不過，臉色死白得就像剛剛從墳墓裏挖出來一樣。

緊接着便是扎波羅熱茨。斯大林同他單獨談了一個多小時，出去時扎波羅熱茨顯得很輕鬆，臉上似乎還流露出一絲絲得意的神色。人們只能這樣猜測：雅果達是斯大林的紅人，而扎波羅熱茨則是雅果達的心腹，或許斯大林愛屋及

烏？當然還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不過，有一點是大家一致肯定的：斯大林對兩位局長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

緊接着審問的是尼古拉耶夫。斯大林讓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日丹諾夫、柯薩列夫、雅果達、米羅諾夫等在大辦公室中坐定後才命令衛兵把尼古拉耶夫帶進來。在座的沒有一個見過尼古拉耶夫，好奇心使得一對對眼睛極為專注地注視着門口。一會兒，尼古拉耶夫被帶進來了，人們這才看清，這位兇手原來還很年輕，瘦瘦高高的，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殺人犯那樣兇神惡煞一般，而是斯斯文文中甚至帶着幾分憨厚。他的頭上纏着綳帶，綳帶上滲着黑紫色的血迹，那是跟扎波羅熱茨見面後回牢房的途中被押送人員打的。見到扎波羅熱茨後，他才如夢初醒：自己竟然當了別人的工具！因被欺騙、被污辱而產生的憤怒，驀然間如地火奔突般地從他胸中騰起，他一反常態，變得像一頭發瘋的公牛。回牢房的路上，他先用頭撞倒一名契卡，緊接着又把腳踢到另一個人的小腹上，撒腿就跑。不知為什麼，他忽然想要活命了。但他身上被捆着，沒跑多遠就被追上了，頭上也留下了槍托砸下的痕迹。

走進辦公室後，他很大膽地橫掃了在場的十幾個人一眼，然後，把目光停在斯大林臉上。他沒想到在這種場合下見到斯大林。他還來不及感到詫異，斯大林說話了：

「你為什麼要殺死這樣一位好人？」

尼古拉耶夫注視着斯大林，一點也不感到恐懼，半分鐘之後，他異常冷靜地回答說：「我槍殺的不是基洛夫，而是整個黨！」

「你是在哪裏弄到手槍的？」斯大林又問。

「這事你幹嗎問我？問你的扎波羅熱茨好啦！」尼古拉耶夫平靜地回答，臉上帶着輕蔑的笑。

斯大林氣得臉色鐵青，猛然拍一下桌子，怒吼道：「帶出去！」

沒等到衛兵來拉，尼古拉耶夫就轉身出去了。但是走到門口，他又轉身對着斯大林想說什麼，被衛兵狠狠地推了一下，他還來不及開口就被帶走了。

緊接着受審的是鮑利索夫。幾小時之前，有人發現，素來滴酒不沾的鮑利索夫竟醉卧在斯莫爾尼宮招待所女招待房間裏，大家真沒料到，他竟幹起這種事情來。當有人把此事報告扎波羅熱茨時，他立即命令逮捕鮑利索夫。鮑利索夫「醉」得很厲害，直至衛兵從牢房裏把他提出來時，他還昏昏然不知斯莫爾尼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斯大林和雅果達一直在辦公室等候着審訊鮑利索夫。但過不了多久，派去押解鮑利索夫的人回來說：鮑利索夫在路上因車禍當場死去了。

至此，對基洛夫被殺一案的審訊，一無所獲，斯大林暴跳如雷，不知爲什麼，又提審了扎波羅熱茨。雅果達和米羅諾夫想陪一陪斯大林，斯大林則怒眼圓睜，咆哮道：「滾，都給我滾出去！」隨着怒斥聲，一瓶墨水早已飛砸在牆上，嚇得雅果達和米羅諾夫大氣都不敢喘，灰溜溜地退出去。

斯大林與扎波羅熱茨單獨呆了二十分鐘左右，房間關得緊緊的。在短短的二十分鐘內，怒罵聲、喝斥聲、器具碰撞聲幾乎沒有中斷過。談些什麼？罵些什麼？沒人知道。人們只聽到那些嘈嘈雜雜的聲音，看到扎波羅熱茨逃離那個不祥的辦公室時一副喪家犬的樣子。